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1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那时我们的考试

□南京 萧城

上过学的,没有不知道这么一句话的,那就是:考考考,老师的法宝。当过二十多年老师的我,自然更是深有体会。在我的印象里,我们那时的考试有点像过节,因为主要就是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两次。所以我们碰到期中

和期末考试就特别重视,一是可以借以检验一下平时学习的效果,二是到了考试,就意味着离校放假放飞的日子不远了。那时候哪里有今天各种辅导班的概念呢?更何况是乡下。放假真的是放假啊!让绷紧了一学期的自我有一个真正的放松调整期。有时看到现在的学生,且不谈寒暑假了,就是周末时间都交给了各种学习班兴趣班……我不免妄自思忖:究竟是给学生一个间断性休整时间好呢,还是把所有周末假期都变成辅导培训好呢?这是时代发展进步使然吗?我们那时候,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钱拿来付给培训辅导班。不如此争分夺秒,不把每一秒钟都投入学习,就会被时代抛弃、淘汰?虽说自己当过二十多年的老师,也为人父母,这张考卷,还真的没有回答得太好。

我清晰记得我们那时的学习也苦,或许是寒暑假和周末把所有的苦都稀释了吧。有人会说你是今天所谓的学霸吧?是,也不是。所谓是,确实从农村出来的孩子,我不觉得除了学习还有其他更好的改变命运的有效方式。父母对我学习非常严格,我自己也非常勤奋。父母都睡了,我还在煤油灯下刷题。学校晚自习时间到了,统一停电,我又和一些同学点起蜡烛,继续刷题。舍友们都开始卧谈会了,我和个别同学倚靠在门外边,在宿舍走廊里继续看书。那时有个农村孩子跳龙门的捷径,就是报考中师,非常难,中师都是先于重点高中录取。在正式考中师的考试之前,还有个资格遴选考试,只有过了这个资格考试,才可以参加最后的一次正式考试。我在资格遴选考试中考了全乡镇的第二名,第一名是复读生……

所谓不是,是说学霸哪里会天生?我人生第一天入幼儿园时,村里风俗要求孩子必须自个儿去,不能家长陪送,否则预示孩子未来没出息。可是我就是死活哭着要妈妈送我去,这可急坏了望子成龙的妈妈:这个多少年传承下来的规矩不可能在自家孩子身上破了啊!从来都是在严父旁边扮演慈母的妈妈,那天早上在路口一遍遍厉声呵斥我,年幼的

我只好一路不停抽泣着一个人完成了入学报到。这何来一点点学霸的影子呢?有一两次期末考试只考了95分以下,气得父亲摔碗,责罚我跪下……

因为考试考得好,有两个镜头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一是在小学时的一次期末考试,全乡镇实行统考。我自我感觉考得很棒,加之期末考试之后就是期盼已久的长长的暑假,我和几个同学开心地追逐着来我学校监考的老师离开,自行车后面就夹着我们的试卷,笑声、欢乐声撒了一路,我记得我们送出去老远老远,都到了邻村。当自行车上了大路,我们再也追不上了,才停下欢乐的脚步……那时的考试,成了我们的才华试场,成了我们证明自己的地方,考试带给我们自信、骄傲,带给我们来自老师的宠爱和乡亲的艳羡,更能带给年复一年辛苦劳作的父母最大、最好、最有效的慰藉。

还有一次是初二的全乡镇统考,我坐在第一排,就在监考老师的讲台下方。途中我们的数学老师来到了考场巡考,还趴在讲台上,不时注视我的试卷。考试铃声响了,交完卷,我立马跑向厕所小解。刚好碰到数学老师。“那道填空题答案你错了,不是0,应该是1。”他对我说。我对老师说答案应该就是0,并把计算的理由和过程一一说明。最后老师对我说:哦,哦,你的答案是对的。这位老师当时是全乡镇有名的数学老师,姓胡,初中毕业后二十多年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,如今已经离世多年了,可我和他的厕所对话深深烙刻在我的脑海里。这绝不是自我炫耀,哪个老师不愿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!老师最大的骄傲就是学生超过自己。

我时常想,那时的学霸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?老师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,农忙时还要承担家里的劳作,可以说是农民兼老师。父母们也基本无暇顾及我们的学习,更多也是无能为力了吧,比如我父亲三年级就辍学了,母亲好不容易读到初二。可是他们永远记得自己的本分,作为老师,就是全部精力无私奉献给岗位和学生;作为农民,就是一心一意把田地呵护在心头。离开了学生,老师还算是老师吗?种不好稻子麦子,还能叫农民吗?

这就是那时我们的考试,每每让我们回眸凝望的岁月之光……

喜见秋雨

□高邮 姚正安

清晨六点,刚打开手机,一朋友发图片给我,图片上就一把伞和“下雨了”三字。我立马奔到窗前,雨不大,如丝如缕地在空中飘着,身上迅速感受到丝丝的凉意,口中不自觉地冒出一句“这雨来得太迟了”,欣喜中不无遗憾。

也难怪我遗憾。日历撕到9月11日,离立秋也已经一个多月,可是气温呢?还在35度到40度之间游动,居高不下。古人说,立秋有“三候”:一候凉风至,二候白露生,三候寒蝉鸣。意思是说每当立秋节气,刮来的风不同于暑天的热风了,会伴随着阵阵凉意,尤其是早晨和夜晚。白天黑夜的温差大了,早上也会看到大地上有雾气产生。随后蝉也因为感受到了寒意而开始鸣叫了。

今年的夏天据说是60年以来最热的。秋天也没有个秋天的样子,古之所说的“三候”也不见踪影,小区及道路两旁的绿植被烤得耷下枝叶。农谚所说“立秋后还有十八天地火”,但现在距立秋差不多两个十八天了,气温还是高得出奇,空调从早到晚呼哧呼哧地叫着,人们还是热得受不了。人说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,有了雨水浇浇泼泼,天暑地热也消得快点。可是,立秋以来偏偏少雨,任太阳烧烤着大地,大地散发着热量。

渴望间,看见秋雨,心情当然是愉悦的。

又巧,早餐后打开电脑,在订阅号中看到了季羨林先生的《听雨》,忍不住又读了一遍。某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,季先生在北京燕园的家中阳台上听到了雨声,心情非常激动,用了一连串比喻状写雨声。老先生何以为一场雨而高兴得浮想联翩,手舞足蹈?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,用他的话说是到了“望九之年”。原来那年春天持续干旱,老先生想到了麦子,想到了农民,“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,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。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”。老先生想象丰富,描写细腻,他说雨中“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,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,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,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,有如天降甘露,本来有点黄萎的,现在变青了。本来是青的,现在更青了。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,一片祥和”。

久旱逢甘霖,是人之大喜悦之一。季老先生因早想雨、因雨想到麦子,想到了宇宙的祥和,因小见大,格调高远。我之闻见秋雨,虽不及人生宇宙,但久热难耐之下的喜悦心情,怕与先生是一致的。

老先生为文幽默风趣,真像个老小孩,他在文章末尾写道:“我潜心默祷,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,响下去,永远也不停。”读到这里,不禁莞尔,雨声能长久响下去吗,能永远也不停吗?物极必反,春雨不能太多,秋雨也不能太多。老先生可能因为太激动了,而忘了这一层。

我希望春风骀荡,夏花绚烂,秋高气爽,冬雪飞扬,人和万物在四季分明里生活着、生长着。

东北的十月已经和冬季的严寒挂钩了。当山海关以南的人还在纠结要不要穿秋裤时,我们已经棉衣加身,火炕一天烧“三顿”了。我小时候,在乡间,夏天为了去除炕上的潮气,要在早上做饭时烧一次炕。进了十月后,天气渐冷,做午饭和晚饭时也要烧火炕,有时赶上雪天,天气骤降,还需将屋里的火炉生着。

我小时候就盼着秋天的第一场雪,因为下了雪,父亲便领着我们去屯子里的徐二爷家过雪天。徐二爷会在这天将屋里的火炉生着,炕也烧得热热的,老早就站在大门口等我们去。

父亲会从家里带一瓶酒,到肉铺割半斤五花肉,到了徐二爷家,让徐二爷放点豆角、土豆、粉条和五花肉一炖,别提多香了。

徐二爷祖籍山东,也是闯关东来到东北的,我记事起,他就是一人生活,逢年过节,父亲总请徐二爷到我们家吃饭,唯独秋天的第一场大雪,父亲要去徐二爷家喝酒。

徐二爷比父亲大三十多岁,但父亲和他却非常谈得来,徐二爷说起自己的“想当年”,父亲听得津津有味,虽然我都听过好几次了,特别是徐二爷喝了一壶酒后,说的那些车轱辘话,我都会背了,但父亲还像第一次听一样感觉新鲜。徐二爷见父亲喜欢听,讲得更卖力了。父亲和徐二爷一边喝酒一边聊,我和弟弟困得实在受不了,便在徐二爷家睡了。第二天醒来,屋里还热腾腾的,在徐二爷家睡觉可比在我们家睡觉暖和多了。父亲说,那是徐二爷怕我俩冷,一夜未敢睡沉,不停往火炉里加玉米核,烧了整整一箩筐。

我十岁那年,徐二爷去世了,从此,秋天的第一场雪,再也没有那么暖的房子,这一天,也变得稀松平常。我问父亲,为何徐二爷一走,也把过头雪天的节日带走了呀?父亲说,因为这个节日是为徐二爷而制定的,他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,秋天的第一场雪,是严寒的第一站,人们对突如其来

的寒冷还有些不习惯,我们去他家做客,他才有心情把屋子烧得暖暖的,第一个雪天暖和了,以后的风雪山就好了。

想起白居易的诗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在风雪飘飞的傍晚邀请朋友来家喝酒,共叙衷肠,借此驱赶孤居的冷寂凄凉,父亲懂得徐二爷的心思,便有了深秋头场雪的约定。

『炉』上深秋

□吉林长春 肖春荣

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在诉说着江南才子沈周、唐寅、文征明和吴伦等在阳羡山水间结伴游览、品茗畅谈、吟诗作对的故事。身处其中,就像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,怎不心旷神怡。

湖光山色间,我还看到了这里的“网红”黑天鹅,在宁静的水里优雅游弋。它身披乌亮羽毛,脖颈修长,姿态高雅。时而低头觅食,时而展翅起舞,与周围景色交相辉映。如此自然和谐的画面,难怪作家格非说,他今年3月出版的小说《登春台》,小说篇章一的缘起,主要是有感于阳羡溪山一带的山脉、村落和当地的人文风情,且小说的整个创作都是在阳羡溪山完成,是他有生以来写得最为愉快、最舒服的小说。

依依不舍地离开黑天鹅,漫步来到了东坡阁。这个宋代风格的阁楼建筑是阳羡溪山的标志性景观,也是宜兴的地标性建筑。清晨的东坡阁,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,显得格外的庄重而神秘。阁内的石阶上,还残留着昨夜的露水,晶莹剔透,闪烁着微弱的光芒。阁外的围栏上,雕刻着精美的图案,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登临阁上,近可俯瞰小镇全貌,远眺阳羡湖光山色。阳羡一梦,始是前缘。气势不凡的东坡阁,见证了900年前苏东坡的隐居岁月,以及他在此留下的盎然诗意和独特人格魅力。

在阳羡溪山的怀抱里走走停停,东张张西望望,我独自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一天之中,阳羡溪山的美景肯定各有奇妙,但早晨,属于清新、宁静与和谐。晨雾缭绕,山峦若隐若现,宛如诗画中的仙境。而阳羡湖上,仿佛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轻纱,微风拂过,夹杂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。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,让人沉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太阳也逐渐升高,阳光慢慢洒满了整个阳羡溪山。竹林、茶园、繁花、草坪……被阳光唤醒后的溪山绿意也变得更加浓郁,一草一木使大地丰盈,焕发出勃勃的生机。

阳羡溪山的早晨

□宜兴 陶都风

入住民宿的理由很简单,离开自己待腻了、熟悉的家,换个环境,去体验一下不同美学环境下的另一个温馨之家。地处国家级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阳羡溪山的民宿,正具备这些条件。山水环绕的氛围,江南格调的意境,让人心无旁骛,一夜安枕到天明。

也不知几点钟醒来,被耳边叽叽喳喳的鸟鸣叫醒。长的、短促的、婉转的、清脆的……各种鸟鸣此起彼伏,恰似在演奏一首阳羡溪山的晨曲。躺在床上,静静享受了一番鸟儿们殷勤的清晨献唱,心情很是愉悦。推开窗,一股清新的山野空气涌入房间,沁人心脾,看着眼前的青山翠色,顿时整个人也突然变得神清气爽。

长居城市里,几乎每一个早晨都在浑浑噩噩中醒来,哪来的鸟鸣和山翠,又哪来神清气爽的感受。心情大好,索性关上门外出走走。

阳羡溪山小镇由小镇中心、雅达书院、滨湖公园、东坡阁、生态茶园等构成,是集休闲、娱乐、康养、餐饮、文创于一体,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旅游度假小镇。由于上午出门早,小镇上并无游客,移步换景的江南建筑似有薄雾缭绕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草木香气,像极了乡贤吴冠中笔下的一幅幅江南水墨画。一个人在古朴典雅的各式建筑中穿行,干净整洁的路面,让人心情很是放松,我漫无目的行走,静静地融入这山水画卷中。不由得想起不久前看过央视播出的《宗师列传·唐宋八大家》关于苏东坡的一集内容,片中苏辙跟随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的脚步,穿越到千百年后的宜兴,赞叹兄长苏东坡选择栖身在阳羡山水中逍遥养老,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。

信步走出小镇中心后,来到滨湖公园。此时,晨曦已出,温柔地唤醒万物,阳光透过树叶,在小道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近处,绿草如茵,四周繁花点点,竞相绽放,色彩斑斓;远处,溪水淙淙,垂柳依依,一垄垄嫩芽挺秀的阳羡茶,绿叶轻摇,芬芳四溢;而更远处,一片片翠绿的竹林在风中摇曳,青翠的山峰,在晨